

“建构的”哲人王之路

——柏拉图《理想国》第六卷核心问题探析

崔燕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重庆 401120)

【内容摘要】柏拉图《理想国》第六卷的理论叙述具有三个意义层次。首先,从484A至497A,此一意义层次主要探讨哲学家因何应当成为城邦的护卫者;其次,从497B至502C,此一意义层次主要探讨受哲学主宰之城邦的理想图景;最后,从502D至511E,此一意义层次主要探讨哲人王的实现路径即哲人王的规训与教育。柏拉图所构建的理想城邦具有双向的实现进路,即或者哲学家成为城邦的统治者,或者城邦的统治者用哲学的训诫来统治和塑造城邦。真正的哲人本性是爱“真”憎“假”酷爱真理,并不断接近真理。哲人王需要具备种种优秀的品质,需要不断地进行哲学的学习和训练,并掌握“善”的理念,才能成为完美的城邦护卫者。柏拉图用太阳喻突出论证“善”之地位,用线段喻来解释太阳喻中的可知世界与可见世界。哲人王这一概念是柏拉图《理想国》第六卷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此一核心问题对于理解柏拉图理想城邦建构理论具有线索式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柏拉图《理想国》哲人王 城邦 善

中图分类号:B502.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2)02-0109-03

柏拉图所构建的理想城邦是这样的,即或者哲学家成为城邦的统治者,或者城邦的统治者从事哲学探究,用哲学的理念来塑造和统治城邦。《理想国》472E到511E详细阐释了最完美的城邦——哲学城邦的各种特质。在这样的城邦里,哲人成为统治者或者统治者从事哲学工作,正义得以实现,“善”得以彰显,人们得到幸福。若提到哲学城邦则不可不提哲人为什么会成为城邦的统治者,哲人王如何产生即哲人教育,以此为基础来描述理想城邦。理想国从484A详细阐述哲学城邦的可能性。弗里德兰德将484A到511E这一部分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从484A到487A,即关于统治者必须是哲人的定律;第二层次从487B到502C,即这一定律的反对力量和对反对力量的反驳;第三个层次从502C到511E,哲人的教育^{[1](P128-134)}。而N·帕帕斯则有不同见解,他将484A至502C作为一个部分,是关于理想城邦可以存在的论证^{[2](P125)}。从此种论点出发,将《理想国》第六卷分为两个大部分也是合理。即第一部分484A至502C,哲学家作为城邦的管理者之可能;第二部分502D至511E,哲人的教育。从意思层次来看,第六卷大抵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从484A至497A,哲学家因何应当成为城邦的护卫者;其次,从497B至502C,何为受哲学主宰之城邦;最后,从502D至511E,哲人王的教育。第七卷514A之后则详细论述哲人王是如何产生的,即哲人王的教育问题。

柏拉图认为真正的哲人本性是爱“真”憎“假”,哲学家“永远酷爱那种能让他们看到永恒的不受产生与灭亡过程影响的实体的知识”^{[3](P230)}。哲人全部的兴趣都投入寻求真理的事业中,从而不在乎肉体的快乐^{[3](P231)}。同时,哲学家拥有

最好的品质,如“勇敢、大度、聪敏、强记”^{[3](P238)}。哲人求真的天性,使得哲人将求得和掌握真理作为最大的快乐,这是一种心灵的快乐。心灵的快乐淡化肉体快乐。具有众多优秀品质的哲人的精力和智慧如同一条“河流”,被引入探寻真理的河道。这样的哲人成为城邦的统治者,即哲人王,才能够建立《理想国》中的理想城邦,实现“真”与“善”。

一、质疑与申辩:哲人王之如何可能

苏格拉底在与格劳孔的对话中(484A—487A)提出城邦护卫者必须具有经验和美德两个方面的优点,将话题引向了对哲学家天性的讨论。同时具有经验和美德两个方面优点的哲人才能更好地护卫和治理好理想城邦。然而,经验和美德如何同时具备呢?(485A)这一问题引出对哲学家天性的探寻。哲学家热情追寻永恒真理,热爱并无限接近的“真”,憎恨并远离“假”,具有节制的德性不贪财,器量大眼界开阔,聪敏强记。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天性强记(a soul with a memory)、聪敏(facility)、大度(magnificence)、温良(tame)^{[4](P166-170)},具有正义、勇敢和节制的品德。哲学家的这些天性也正是城邦护卫者所需具备之品质。一个人只有具备了这些天性和品德,才能很好的学习和研究哲学,只有这样的人成为城邦的护卫者才是无可挑剔的。至487A似乎已经证明了“哲学家因何应当能够成为城邦的护卫者?”这一问题。

但是,在487A阿得曼托斯提出了一个质疑。那就是,现实中那些坚持研究哲学的人都是无用的人,而苏格拉底用一只船的比喻来回答这一质疑。他把哲学家比喻成一个船长,这个船长“耳朵有点聋,眼睛不怎么好使,航海技术也

* 作者简介:崔燕(1982—),女,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201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法理学。

不太高明”^{[3](P235)}，当水手们篡夺了船长之位以后就会把原来的船长叫做废物(488A—489A)。苏格拉底把比喻中的水手比作当前的统治者，把船长比作真正的哲学家，用船长在船上的处境来说明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在城邦中的处境。最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哲学家的无用，责任并不在于哲学本身，而在于国家的统治者不用哲学。但是，N·帕帕斯认为这一比喻虽然证明了为什么哲学家在现存的世界中是无用的，却回避了实质性的问题。“因为它设定了哲学家具有治理国家的知识，但是至此为止柏拉图还没有证明确实存在这样的一种知识。将道德知识类比为技艺的做法上也是失败的。”^{[2](P130)}

针对哲学家遭受的另一指责——搞哲学的人大多都是“坏蛋”(489D—490A)，苏格拉底论证了具有哲学家天赋的人周围存在很多很强大的危险因素，这些因素都有可能败坏哲学家的天性。真正具备哲学家的各种天赋，并且能够最终成长为哲学家的人数是非常少的，在这个过程中使哲学遭受最大非议的不是世俗大众，而是那些自称是搞哲学的人。这些自称是搞哲学的人却不是真正的哲学家，他们自认为是在研究哲学，但是，其实他们已经被危险因素败坏了。人们所看到并称之为“坏蛋”的所谓搞哲学的人，不是真正的哲学家。

由于众多的环境因素和内在因素，大多数哲学家的天性被败坏，只有少数人能成为真正的哲学家(489E—497A)。原因有以下三点(491A—491E)，一是一个人身上的很难同时具备哲学家所需具备的种种天性；二是众多外在因素败坏这些天赋，例如美观(beauty)、富裕(wealth)、身体强壮(strength of body)、家世关系等(relatives who are powerful in a city)；三是被称赞的内在自然天赋也同样在败坏哲学家的天性，例如勇敢(courage)、节制(moderation)^{[4](P171)}等，即使这看起来是很荒唐的。柏拉图用种植植物来解释这一看起来荒唐的论点。优良的天赋如同一粒优良的种子，只有在合适的环境中才能结出美丽的果实。如果环境败坏，那么越优良的种子所结出的果实越恶劣。一个具备全部哲学家天赋的人如果在良好的环境中并得到合适的教导必定会成长到至善，但是如果受到坏的教育则会比一个天赋平庸的人更可怕(491D—492A)。在这里柏拉图指出真正造成坏的教育罪魁祸首不是那些收取钱财教授青年的智术师，而是当权者本身(492B—493D)。智术师所教授的只是一种技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能力去解释何为善，何为美，何为正义。智术师所教授只是如何讨好当权者，根据当权者的意见去教授青年技艺。将当权者所喜欢的称为善，而将当权者不喜欢的称为恶，如此教育败坏了青年。因此，败坏青年的责任不在于智术师，而在于当权者。最配的上研究哲学的人被败坏，背离了哲学，而那些不配研究哲学的人又趁虚而入玷污了哲学，这就使得剩下的真正的哲学家就微乎其微了。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真正的哲人是不可能出现的，496B描绘了真正哲人的成长环境，不仅使之专心研究哲学，并且剔除了诸多因素的败坏，除此之外还有神的力量。

二、理想城邦中的哲人王之治

“柏拉图笔下的哲学所依托的，也就是渴望与之相联合的对象，本身就是哲学的亲戚，这就意味着，哲学与‘神圣者、不死者和恒常的存在’有着亲缘关系，哲学因此而能感

通神圣、追求永恒。《王制》通篇都在为哲学辩护，传达出基本精神就是哲学神圣，而从事哲学之人的天性或本质就在于爱智求真、死守善道、英勇无畏、视野广阔、博闻强记、进退有度、节制审慎、温文尔雅，在神和人的事物上都追求政权，观察一切时代的一切东西，带领大家走向幸福……”^{[5](P8-9)}

由于现行的政治制度没有一个适合哲学的本性，哲学如同在异乡播种的种子失去了其本性而腐败变质了(497C)。由此产生出了对一个受哲学主宰的城邦的描绘。在哲学城邦里，极少数未腐败的哲学家出来管理城邦，对城邦的制度抱有与立法者在为这个神圣城邦立法时一样的想法。哲学就是“深入研究由永恒存在者组成的秩序井然的世界，那个既没有‘不义’，也没有相互伤害的世界。”^{[1](P134)}在这样城邦里，哲学研究的方式也与当前不同，学习和研究哲学不仅只是有年少和青年时期的事情，而是贯穿整个人生(497E—498C)。哲人王如同一位具有高超技艺的画家，根据彼岸的原型来塑造个人和国家(500D)。在柏拉图看来普通的民众不会拥有真正的哲学，只有极少数杰出的人才能够成为哲学家。而一个人是否是哲学家，必须要看他是否拥有真知。他必须具备强记、聪敏、豁达、理智、追求真理的品质，必须知道正义、美和善的理念和本质。这样的哲学家成为城邦的统治者才能成就最完美的城邦。

城邦的护卫者必须具有理性的品质，而在厄奈斯特·巴克看来，护卫者分为两类，一类是军事护卫者，他们拥有勇敢的品质，他们用激情来守卫国家，被成为辅助者，一类是哲学家，他们也是城邦的护卫者，他们的特征是理智，他们用智慧来护卫和治理国家，是城邦当中最卓越的护卫者。柏拉图把哲学家看成是最完美的城邦护卫者，在塑造城邦时给了这个最完美的城邦护卫者以各种品质。柏拉图把哲学家塑造成能够把国家治理的最好的人^{[6](P237)}。那么，哲人王又是如何构建和塑造这个最好的国家的呢？

在这里柏拉图用了一个画家的比喻来形容哲人王主宰的哲学城邦。哲学家治国就像艺术家画画一样，分为几个步骤，首先将画板擦净，然后根据要画的对象，在画板上画出它的形象。根据艺术家画画的比喻，柏拉图将哲学家比作可以绘制出完美城邦蓝图的画家，完全依据哲学中的善与美来建设城邦，一边建设一边修改，直到塑造出完美城邦为止。理想城邦的呈现就是哲学家在完全空白的城邦中，根据绝对正义、美和节制等原型制定政治制度，努力使城邦接近哲学的至善和完美(500E—501D)。哲人王完全根据哲学来塑造和治理城邦，将哲学当中的善、美和正义在城邦中得以实现。在这样一个哲人王建立和治理的理想城邦中，邪恶才能被终止。

虽然完全正义的城邦是一种理念中的产物，完全正义也只是一种理想，虽不能实现但却可以不断接近。哲人王正是接近这个目标的途径^{[7](P4)}。即使不可以完全实现，但是可以无限接近。要塑造完美城邦最基础的支撑点是哲人王，使理念中的城邦得以实现的根本途径也是哲人王。哲人王在理想城邦的构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一个人要成为真正的哲人成为哲人王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他必须具备种种优良天性，终生进行哲学训练，获得至善，并且摒弃周围众多因素的败坏。因此，能够成为哲人的人极少。

三、修辞意义与实质意义语境下的哲人王之“善”

哲人王需要具备种种优秀的品质——强记、聪敏、大度、温良、爱好真理。当一个人具备了以上各种优秀品质之后,他还必须被放在困苦、恐怖的环境中加以考验,能够经受考验,并且坚持哲学学习,而没有远离哲学的人,才可以进入哲学学习的最高阶段,“善”的学习(502D—505D)。哲学教育的最高阶段是“善”的教育,最终目标是把握善的理念。有些人认为“善”是快乐,有些人认为“善”是知识(505B),所有关于善的定义,都显得十分混乱。一个真正的城邦护卫者,必须具有善的最高美德。“善”是认识正义和美的本源,一个人若不知善,即不知何为正义,何为美,他就没有足够的资格做正义和美的护卫者。亦可说没有一个人在知道善之前,就不能足够地知道正义和美^{[9](P6)}。因此,进行教育和训练的目的,是要厘清善是什么。

“善”是一种理念,是一种实体的知识,对“善”的体悟成就了哲人成为国王的本源资格。对“善”的理念的把握和体悟,是治理城邦的基础依据,是实现城邦正义之来源^{[9](P75)}。“善”是哲人的智识基础,也是哲学训练的最高目标。要掌握“善”,就要厘清“善”是什么。《理想国》中柏拉图没有直接讨论“善”的定义是什么。而是通过描述善的表象来表达什么是善。在柏拉图看来,“善”是无法直接说清楚的,硬是要给“善”下一个定义,只会引来嗤笑。要搞清楚“善”,就要先搞清楚善的表象。表象探讨的越清晰透彻,越容易无限接近“善”本身^{[10](P24-27)}。“善”的本源是“父”,表象是“子”,探讨研究“子”来把握了解“父”。柏拉图通过几个比喻来描绘善之本身和突出善之地位。柏拉图用了一系列的比喻来说明善在哲学中的地位 and 作用,阐发“善”之理念,分别是太阳喻、线段喻。

太阳喻突出论证善之地位(505E—509C)。人都有视觉能力,能够看到外界一切事物,但是,人的视觉只有在光的照射下才能发挥其功能。在这里,“善”被比作太阳,“善”在理性世界中的地位,如同太阳的光在感性世界中的位置。在感性世界里,眼睛在太阳光的照射下才能很好的发挥其视觉的功能,而在理性世界里,人的灵魂在“善”的照射下才能辨清楚方向,认清真理和知识。但并不是说真理和知识就是善,善是二者的源泉,却远远高于二者。善普照着整个理性世界,使理性世界中的各种理念变得清晰明确,易被认知。

线段喻是太阳喻的延伸,解释了太阳喻当中的可知世界和可见世界即理性世界和感性世界。苏格拉底在使用线段喻之前将世界分为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509D),线段喻形象地将人对世界的认知状态分为四个层面(509D—511E),较低的两个层面是可见世界,可见世界的两个层面中一部分是实在的物,而另一部分是它的影像。较高的两个层面是可知世界,由理性上升到理念。在可见世界中,是从实在物到实在物影像的下降,而在可知世界中,是从理性到理念的上升。因此,线段喻的四个阶段,按上升的顺序依次是,实在物的影像、实在物、理性和理念。“知识与意见,存在的世界与生变的世界之间的简单对立,被精心发展成为关于四种认识形式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四种存在形式的和谐体系。这四个等级有一定的比例来保证他们的统一,而越过这四个等级就上升到善。”^{[11](P138)}

四、作为柏拉图理想城邦理论“内里”主线的哲人王在哲人成长为哲人王的过程中,许多哲人被败坏了,只

有极少的人能够体悟哲学的最高境界——善。哲人王必须具备良好的政治品德和充分的专业知识。良好的政治品德使他不自私,可以为了城邦公共事务和城邦公民的利益去工作,而充分的专业知识使他可以更好地为城邦工作。然而,充分的专业知识必须经过长期的系统训练^{[6](P200)}。同时哲人王本身必须具有很高的天赋和领悟力,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要进行哲学的学习和训练,其中最高阶段的学习也是最重要的学习就是对“善”的学习。厘清善的理念,才能懂得正义、美和节制的理念和本质,这样城邦统治者才可能在治理城邦时创造出符合正义、美和节制等品质的东西来。哲学家根据善的理念塑造能够实现正义和美的至善城邦,如同一个画家画出一副完美的图画一般。而哲学家要拥有强记、敏锐、大度、温良、爱好真理这一系列的美德,同时拥有各种技能,再经过一系列的教育层层选拔。因此,在《理想国》当中,柏拉图在使用大量篇幅讨论正义与哲学城邦的建立时,教育问题也是一个不断被探讨的问题。哲人王的教育,是一种精英教育,只有极少数人才可能成为真正理想意义上的哲人,这是一个关系到理想城邦建立的可能性的问题。正如巴克所说,哲学家作为一个新的统治者的概念,不是通过测试道德来发现的,他必须能够根据深邃的哲学知识引导国家的少数人。哲人王不是柏拉图的理论当中的辅助理论,更不是镶嵌物,而是柏拉图论证的逻辑定点^{[6](P239)}。虽然,在哲人王的教育中不断有各种因素在败坏哲人,但是,这种哲人王的实现是可能。哲人王这一概念在柏拉图的理想城邦的理论中,是核心理念,在城邦构建的理想中起着轴心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弗里德兰德.《王制》的核心定律及其证明[M]// 刘小枫.《王制》要义.张映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 [2] N·帕帕斯.柏拉图与《理想国》[M].朱清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3] 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4] Plato. The Republic of Plato (second edition)[M]. Translated with Notes and an interpretive essay by Allan Bloom, A Division of Harper Conllins Publishers,1968:166-170.
- [5] 程志敏.阿尔法拉比与柏拉图[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6] 厄奈斯特·巴克.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M].卢华萍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 [7] 葛恭.柏拉图与政治现实[M].黄瑞成,江澜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8] 茨莱萨克.灵魂—城邦—宇宙:论柏拉图思想之“合一”[M]// 刘小枫,陈少明.柏拉图与天人政治.王师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 [9] 赵广明.理念与神——柏拉图的理念思想及其神学意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 [10] 雷阿勒.柏拉图的理想城邦及其宇宙论的起源说理据[M]// 刘小枫,陈少明.柏拉图与天人政治.王师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 [11] 弗里德兰德.哲人的教育以及哲人融入国家整体的教育[M]// 刘小枫.《王制》要义.张映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